

錢達爾短篇小說集



錢達爾短篇小說集

馮金辛等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譯者前記

克里山·錢達爾(Krishan Chaudar)是印度當代卓越的作家，全印進步作家協會的總書記，世界和平理事會理事。他於一九一二年生於拉合爾，二十五歲左右便正式開始寫作。他早期的作品歌唱着愛情、美、藝術，浪漫主義色彩很濃厚，但在生活與創作的過程中，他逐漸克服了這個缺點，使自己的作品轉向批判現實主義，凡激動他同胞的心靈的種種事件，莫不從他那裏得到強烈的反應。他寫出了英帝國主義製造的印回之爭，寫出了斷送掉幾百萬條性命的飢荒，但他並不相信這種命運是不可避免的，永久不變的，因之他也寫出人民的渴望——渴望一種光明，燦爛、歡樂的生活，寫出人民為爭取實現這種生活而進行的鬥爭。他的作品燃燒着憤怒的火焰，激起人民反抗的熱情，是一支號召人們為和平、正義、普通人民的幸福而戰鬥的號角。

錢達爾的主要作品，除了收在這裏的短篇集火焰與鮮花、中篇我不能死外，尚有當田野醒來的時候等。

錢達爾的作品原用烏爾都文寫成，這裏收集的十三篇是從英文和俄文轉譯的。我不

能死根據印度外文出版社 (Indo-Foreign Publishers) 出版的單行本，出版年月不詳，英譯者克·艾·阿巴斯 (K. A. Abbas)，譯者嚴紹端，馮金辛，不可接觸的人根據蘇聯旗幟雜誌一九五四年四月號，俄譯者弗·雅里林 (Ф. Ярилин)，譯者伊信，一百盧比根據蘇聯星火雜誌一九五三年第十六期，俄譯者尤·拉甫里寧柯 (Ю. Лавриненко)，譯者于澤泮，我要等待着根據蘇聯外國文學出版社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一九五四年出版的俄文本印度和巴基斯坦短篇小說選，俄譯者科羅列娃 (В. Королева) 和米海洛娃 (И. Михайлова)，譯者伊信；婚禮根據蘇聯星火小叢書一九五三年第十四—十五期合刊，俄譯者符·倍柯娃 (В. Быкова)，譯者于澤泮；其餘八篇根據印度孟買現代書屋 (Current Book House) 一九五一年出版的英文本火焰與鮮花，英譯者不詳，譯者馮金辛，其中七篇曾以『火焰與花』爲名在上海光明書局印行過單行本。

一九五五年三月

CAE98/03



克里山·錢達爾

定價八角一分

目次

譯者前記	一
紅心皇后	一
給一個死者的信	二三
北夏華快車	三四
月圓之夜	五
詩人、哲學家和辦事員	五
無花果樹	七
花是紅的	四
馬哈勒米橋	一〇八
我不能死	一三〇
不可接觸的人	一七

一百盧比.....	二〇四
我要等待著.....	二六
婚禮.....	二四〇

紅心皇后

漢城在燃燒……

立姆在一座破裂的石牆上擦亮火柴，點了一枝『鴻運』牌香煙。接着，他四面看了看。一片濃密的煙霧籠罩着全城。他滿意地望着被炸毀的漢城。他的視線掠過一大堆一大堆的磚頭、洋灰和碎玻璃，以及那些被吊在七拐八扭的電桿上的朝鮮人的屍體。到處是沒有屋頂、沒有門窗、一半已經被燒毀了的鋼骨水泥房子。立姆癢了一下。他的美國空軍幹得真好。這座『高麗佬』的驕傲的城市給毀掉了。這一手可不容易。這些該死的朝鮮人要打到死才肯罷休。立姆做了一個猛力吸氣的兇相，飽飽地吸了口煙，然後又四周環顧了一下。他的眼光掠過那些破裂的水管，掠過那些不成樣子的房子，這些房子，過去是一些大樓、辦公室、住宅、公寓，在那兒，男人們曾經辦過公，婦女們曾經唱過歌，孩子們曾經有過歡笑。他注意地看着大街上的一個個很深的洞，這是美國空軍的傑作，它們從北到南，然後又從東到西，把這座城市切成四塊，又切成八塊，然後利

用巨型高爆性炸彈和凝固汽油彈的破壞力和火燄把每一塊地方加以毀滅。『幹得真好，汁水！』立姆邊說邊轉向被他稱爲汁水的那個朋友，他之被取名爲汁水，並不是按着橘子汁，檸檬汁，或者甚至於可口可樂汁，而只是因爲他的臉像柔軟的果肉那樣，叫人直想戳一根針進去，叫那熱而紅的汁水滲出來。汁水的真名是瓊士。小瓊士。他的樣子又矮小又柔和又天真。他的頭髮顏色白得像白金，他的白睫毛下面的藍眼珠一閃一閃的，像鷄的眼睛。現在他摸了摸他那尖尖的下巴，說道：『不錯，立姆。幹得真好。可在幹的時候却很費勁啊。』

立姆沒有回答。他的視線給一座三層樓的鋼骨水泥房子吸住了，那兒的長旗桿上有一面美國旗——星條旗——在風裏飄動。他非常滿意，像一個納粹征服者似地看看四周，然後猛力地吸了口煙，吸得這樣猛，竟使那枝香煙燒了起來，煙灰吹進他的眼睛，吹進他的張大着的嘴，於是他開始咳嗽，擦眼和咒罵起該死的亞洲人來了。

『哼！這些野蠻的亞洲人。真該死。他們把我拉進這場戰爭。我原來在辛辛那提當保險捐客當得好好的。』

『你在這兒還照樣是某些人的保險捐客呢！』汁水掙笑着說。

『什麼緣故？』

『你瞧啊，』汁水說，用手朝另外一座半邊已經燒掉的房子一指。在那兒的破碎的字體上，還可以看出幾個美國股份公司和托辣斯的名稱：美國聯合保險公司、『生活』和『時代』出版公司。大米堆棧，菲里普·菲里普經紀商行。紐約燃煤運輸合股公司。芝加哥大米出口和可口可樂進口聯合公司。

立姆得意地吹起口哨來，『怎麼搞的，我以前竟從來沒有注意過。這些都是我們的名字啊。由此看來，在咱們丘八們來到之前，這兒早就十分美國化啦。』

『是啊，』汁水冷冷地說道，『不管兇狠的共產黨和高麗人怎麼說法，我們就有意思要留在這兒。』

『不錯，』立姆說道，毅然把手往口袋裏一插。立姆是一個瘦長條子。從他母親方面的血統來說，他是一半愛爾蘭，一半德意志。從他父親的方面來說呢，八分之一強是黑人的血統，八分之二是墨西哥，八分之一吉卜賽，其餘的是法蘭西。總之，他是這樣一個百分之百的、純粹純粹的道地美國人，贊成杜魯門，贊成原子彈，贊成私刑黑人，也贊成給點顏色給亞洲人看看，使他們知道自己的地位，就像他的最高上司麥克阿瑟那樣。立姆外表高大，而內心却非常渺小。渺小，而且是一個懦夫，一個下流坯，一個使人作嘔的亡命之徒，恰如他的朋友汁水一樣。他和汁水，他們兩人是好朋友。在部隊裏，

他們兩人的名字是不分彼此的。他們被人連在一起稱爲『立姆汁水』。

突然，有幾個丘八在前面一座房子的二層樓的露天走廊上出現。他們扯起一面大旗，旗上寫着幾個大字：

『大拍賣！』

朋友，莫失良機！』

他們把這面旗子釘在走廊外邊，就走了進去。一看見這面旗子，汁水用胳膊推推立姆，立姆用胳膊推推汁水，他們兩人立刻拚命奔去，跨過朝鮮人和美國人的屍首，奔進對面的一座大房子，奔上樓梯，奔進一所非常擁擠的大廳。可是首先，他們得買兩張五毛錢一張的入場券，那是在通到大廳去的樓梯的頂上發售的。

立姆看到，大多數的丘八都是醉醺醺的，不住地唱着笑着。四處角落裏老是有兩起爭吵發生，不一會又平息下去。大廳的一個角落裏，有一座草草搭成的很大的舞台，可是這座舞台非常之高，高得連最高的丘八都跳不上去。舞台像一片拳擊場似的用繩子攔着，只西面有一個入口，還被用布幕遮得密不通風。台上沒有一個人。

立姆向近旁的一個丘八問道：『是什麼？比拳嗎？』

『不是。』

『演戲嗎？』

『不是。』

『那麼是什麼？演馬戲吧？』

『不是。』

『你說出來吧，』立姆忿忿地說。『到底是什麼呀？』

『唔，』那丘八捲着舌頭說道，『我看大概是拍賣。』

『拍賣什麼呢？』立姆問。

『我沒有看見放着什麼東西。恐怕是騙人吧。』

『不錯。在這次騙人的戰爭中一切都是欺騙。騙人的舞台。騙人的戰役。騙人的勝利。』另一個丘八說，『啊，天啊！對於這一切，我厭倦透啦。』

就在這時，大廳裏有成百個聲音喊了起來。有一個人從西面的入口處走到了台上。他穿得像一個十七世紀的奴隸販子。一只手裏拿着一根鞭子，另一只手裏是一個鈴。他一走到台上，就對着觀眾深深一鞠躬，然後搖搖鈴，說道：『喂，原子彈的孩子們，聽我說。我們拿下了漢城。我們今天是高興透了。請看這場拍賣吧。這是世界上最好、最大、最妙、最了不起的拍賣！原子彈的孩子們，把錢準備好啊！』說到這兒，他又搖了

搖鈴，然後朝着那被布幕遮得密不通風的通後台的門做了個手勢。突然布幕拉開了，一長排的朝鮮女孩子走上台來。一剎那間，這些唱着的、笑着的、跳着的丘八們都突然靜了下來。女孩們都光赤着身子。她們的眼睛低垂着。她們的頭髮亂蓬蓬的。她們兩只手被反綁在背後，因此無法遮羞。她們一長排一長排地走進來，在寬敞的舞台上站成一圈，低着頭赤身裸體地對着她們的觀眾。那愛人所夢想親吻的、掛着櫻花項圈的細長脖子裸露着。那專爲天真的孩子們的啞啞小嘴而設的乳房裸露着。那孕育着種子的、暗色的子宮也裸露着。那些種子會發芽。芽會開花。花裏面又有種子。這是一些新的、完全不同的種子了。今天，這黑蒼蒼的人兒，這亞洲婦女，赤身裸體地站在外國征服者的面前。經過了數世紀的漫長而辛酸的時期，這婦女，凡是在暴君所統治而把普通老百姓的榮譽踩在腳底下的地方，總被剝得赤身裸體。在達馬士革的市集上，在希臘的商場上，在羅馬的圓形劇場裏，在美國南部的拍賣市場上，在希特勒衝鋒隊出現過的一切地方，只要是這些暴徒統治過的地方，總把婦女剝得赤身裸體。這就是他們的文明和文化的商標。而這個赤身裸體的婦女總是像一個受難的母親那樣地問那些征服者：「你我是生出來的。爲什麼要剝光我的衣服？要燒死孩子？要用刺刀刺破老年人的胸膛？難道你在這奇妙而美麗的世界出生、生存的目的就是這個嗎？還是戀愛，唱歌，造橋，著

書，採一朵櫻花而帶着一副天真未鑿的神氣送給人呢？你說吧！」

但是他們從來沒有對她說過真話。他們從來沒有過。他們只靜默了一刹那，可是接着，大廳內就響起了喊叫和吹口哨的聲音。嘈雜、淫蕩、猥褻的叫囂。有一個丘八淫浪地叫道：『快。快開始吧。嗨，我出一塊錢買這高麗女孩，把她扔給我。』

『有人出一塊錢了。出價啊。』

『兩塊。』

『三塊半。』

拍賣開始了。最高的價錢不能超過二十元。如果沒有錢，一根領帶飾針，一只手錶，或者一枝自來水筆也可以成交。女孩一經賣掉，就被扔到台下的觀眾那兒去。那買她的人就立刻同她跳舞，或者把她帶出大廳。

立姆把手深深地插在袋裏。汗水鬼頭鬼腦地看着他說道：『嗨，來吧，上點勁。』

『等一下，』立姆說。『我得挑個頂好的。』

『你要挑一個像海瑞那樣的女孩嗎？』汗水問。

『閉嘴，』立姆說，『海瑞是個美國女孩。你提到她要小心。海瑞是我的情人。』

一個看來很結實的矮小的傢伙對他說：『可是她真像海瑞呢。瞧，就像海瑞或者露

絲，雪契爾或者依莎培拉一樣，我看不出她和美國女孩有什麼不同。」

立姆揚起拳頭。「不准這樣說。」他對那個矮小結實的人說。

「啊，他媽的！我厭倦了。我不要打仗。我要回家。我對這一切都討厭透啦。」他對整個大廳揮揮手。

「怎麼？」立姆氣瘋了，喊道。「你不喜歡這個囉。一定是的。你現在就滾出去，趕快到教堂裏做禱告或者喝羊奶去吧。」

突然大廳裏起了一片吶喊。台上的奴隸販子把鞭子嘩刺一聲朝着一個雖然細着却在反抗、喊叫、咬牙切齒的女孩的赤裸的身上抽去。她的膚色像黃銅。她的臉上射出怒火一般的光芒。她的頭髮烏黑光滑。她猶似一個美麗的妖精。當奴隸販子又把鞭子抽到她身上去的時候，立姆縮了一下。一道紫痕隱隱地在她的扭動的身體上顯了出來。立姆望着她那堅強不屈的美麗直張嘴。接着他就喊了出來：「我出二十塊錢買她！」

許多張臉孔轉過來對着他。立姆直挺挺地、驕傲地站着。這時從大廳的另外一個角落裏，中士卡通喊了起來：「二十塊再加上我的手錶。」

「二十塊加一只手錶再加上我的自來水筆。」立姆冷冷地說。大廳裏起了極大的騷動。所有的人都看着這兩個買主。中士卡通有一張驕橫的臉孔，活像一只西班牙的公

牛。他是一個僱傭兵。殘忍，卑鄙，真是一個暴徒，他有一條牡牛的脖子，一個拳術家的腦袋，一顆懦夫的心。他對立姆惱怒非常，所以他就大聲喊道，「嗨。再加上一條金鍊子。」

奴隸販子嚷道：「這個高麗女孩，二十塊大洋，一只手錶，一枝自來水筆，一條金鍊子。出價，……出價，……出價。」

「等一下，」立姆說，他隨即解開袴帶說道：「再加上我的皮袴帶，帶扣是銀的。現在我自己只剩下一個雞巴了，你要的話，我可以扔到台上來。」

每一個人，連中士卡通在內，都哄然大笑起來。因之這女孩就被扔給了立姆。女孩拚命叫喊，還打了立姆一記耳光，還抓破了他的皮膚，立姆就把她打了又打。

突然，大廳裏響起了一個低沉的聲音，立姆抬起頭來，看見一個高大的黑人從西側裏直衝到台上。

這黑人張開兩條胳膊，做了個抱不平的手勢，說道：「停止。我受不了。必須停止。」
「攔住他。髒黑鬼，」立刻有幾個聲音同時喊了出來。

「不！我決不罷休，」那個高大的黑人說。「你們得聽我說，弟兄們。這種事情必須停止，這個拍賣市場……」